

山西大學
教育學院
寒假講學會

講學錄

趙鐵山題



中華民國

郭允叔先生講

古代財產國有問題

諸子言氣不言氣的分別

一、引言

二、理氣

三、周秦諸子

四、儒家

五、結論

李斯與劉歆

古代財產國有問題

張中唐
劉永德 筆記

年來經濟思潮，澎湃東西各國；本省政治當局，對此問題，亦有研究會的成立。鄙人今年同大家講「古代財產國有問題」。是偏重已往歷史的祕密，而不涉及目前政治的是非；亡友劉師培君嘗作「古代財產國有問題」一文，考據頗詳，可作爲此次講演之借鏡，然彼徵其事，余表其意，亦不願多引其說也。茲爲眉目清醒，引起研究興趣起見，先就近代經濟問題，略加說明如下：

考經濟學所以成爲一種科學，還是比較近代的事；以世界論，在亞丹斯密以前，雖有少哲學家思想家曾經考慮，但考慮範圍，均不免爲片段而無系統的缺點。直至十八世紀中葉，亞丹斯密生於其時，因受當時經濟狀況及社會環境影響，將以前所創造的言論，用絲密注意力和組織力，纂成有系統的科學，是爲經濟學說的成功。然而社會進化，工業發達，至今日截然爲兩大壁壘者：即代表個人資本主義者，爲亞丹斯密；代表社會資本主義爲加耳馬克斯，兩者互爲仇敵，各欲其勢力之澎大，實現擁有之主義，此盡人而知，亦非本講所談之範圍。鄙人所講者，乃吾國「古代財產國有問題」，按之禮記、周禮、管子等書，雖不少財富之

述及，然過於抽象；而專攻是學的，要以近世爲登峯造極，即吾國青年學子之沈迷於是學者，亦數見不鮮。

溯自清代末年，蘇報宣傳革命，但重民族不及民生；汪精衛諸君留學日本，創辦民報，纔提出財產國有爲六大條件之一。即孫總理之三民主義，建國方略，對於經濟政策之建設，亦概乎言之，卒未能實施其計劃，僅作言論之主張。時至今日，經濟問題，形成任何國家第一個絕大問題，不僅爲專家所苦研精討，且人人都有知道的必要，成爲人人應當瞭解之常識。然今日盛倡之社會主義，不學之徒，視爲舶來之品，崇如神聖，此實爲國民失却自信力之表徵；姑無論其言之不易曉，行之不易從，且多甲是乙非，令人無所取從，返觀吾國古代井田制度之意義，既公道亦永久，倘吾人本其遺意及遺教，發揮光大，規定制度，使適合於今日風土人情，則所謂經濟問題，自不難迎刃而解。鄙人今爲開其端緒，諸生循序潛討，尤所望也。今以吾國政體言之：吾國古時政權，爲君主一人掌握，不特對外能代表一國，即對內，人民亦視君主爲國家之縮影；換言之：表面上雖爲一人之獨裁，而實則政務負責有人，其亦弊政中之較爲善良者也。即農民種地賦稅之規定，蟬聯有次，已非一代，而田由公授，耕者各得其所獲，所謂生產資本公司（國有），勞動結果私有，厥惟井田制度。今就古籍中引其

端緒分說如次：

孟子之言曰：「夏后氏五十而貢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畝而徹，其實皆什一也。徹者，徹也，助者、藉也，」又曰：「方里而井，井九百畝，其中爲公田，八家皆私百畝；公事畢，然後敢治私事。」此言夏后氏，五十而貢，井中每區五十畝。貢者、折衷數年之收穫而得一平均數，以定爲每年收穫之標準，而定其稅率，是賦額之固定者也。商人七十而助，每區七十畝。助者、八家之夫，合力耕作於耕田居中之一區，是爲公田。即以此公田收入爲賦稅，是賦額隨年之豐歉而有變者也。周人百畝而徹，每區百畝。徹者，通盤籌算，而賦稅其十分之一也。此種均產制度，既無掠奪之行，又無侵佔之弊，而惟自食其力以維生活，今日社會主義之所爭求，不意吾國古時井田制度，已有此種規模而先事實行矣。

禮記王制之言曰：「製農田百畝，百畝之分，上農分食九人，其次食八人，其次食七人，其次食六人，下農夫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爲差也。」又賈疏謂：「辨其野之土，上地，中地，下地，以頒田里」是則田之肥瘠，各不相同，而各代劃分之議及定制，亦各自不同，國語晉語曰：「公食貢，大夫食邑，士食田，庶人食力。」所謂食貢食邑食田者，皆食其賦稅也；食力者，食其力所耕作而得者也，封建之世，凡勳伯宗族皆有封地，而卿大夫

，則有圭田及采邑，至庶民子弟，英異而有才學者，則號爲士，然非世祿之家。所謂府史之屬，官長所除，不命於天子國君者，其祿俸亦如農夫受田，田肥瘠有五等之差別，而收入之不同也。

周官大司徒之言曰：「凡造都鄙，制其地域而封溝之，以其室數制之，不易之地，家百畝，一易之地，家二百畝，再易之地，家三百畝，」按鄭司農云：不易之地，歲種之，地美，故家百畝，一易之地，休一歲而復種，地薄，故家二百畝；再易之地，休二歲而復種，故家三百畝。是其地之肥瘦不同，而公家受田畝數，亦異而差別。此種既均且平之辦法，古籍載之細詳，今日社會主義之所講求者，殆即此種授田之遺意也；惜乎國人未深加潛討，竟以其爲舶來，遂謂爲進化原則，不得如此耳。

班固漢書食貨志云：「民年二十受田，六十歸田，七十以上，上所養也；十歲以上，上所長也，十一歲以上，上所強也。」蓋禹平水土以後，防民在佔土地之易啓爭端，乃規劃井田之制，田由公家受與及收還，二十歲受田，六十歲歸田，所謂領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之遺意也，抑亦以齒而尊者也，故君上養之。然十歲以上，即取得國民分子資格，仍由君主長養而教育之，以爲國家之用，孟子所謂「天下有達尊三：爵一，齒一，德一」，所謂尊齒之意，即

七十以上，上所養之者也；蓋平民無可傳之爵，亦不必有可稱之德，然而但在歲月中消磨，消磨到老年，照例也有一分安樂尊榮，地方之官，歲奉酒肉，並舉鄉飲鄉射。「七十杖於鄉，八十杖於國」，「凡此等等，均爲「尊老」制度，此亦古人民權平等之微意，要以彌補當時制度之窮也。至於農時，即以今之陰曆爲民曆，四季節候，昭合農事，政府雖與民曆不同，而各行其事，卒不相害，（大戴禮之夏小正，即其遺制。）老其老，幼其幼，樂樂融融，教化齊同；視其能力而享有，各得其均平之則，所謂豪奪強佔之說，概亦無由而起。

迨至戰國之世，生齒日繁，土地有限，日前之分配既不敷，國用亦因戰爭而不足；且各國以方里而井之故，遺棄之地過多，不能不開闢舊地，以增加生產力。秦孝公用商鞅以重農事，鞅又招三晉之民來耕，且免其當兵義務，於是民得私其田，而自相買賣；於是富者連陌千頃，貧者乃無立錫之地；富者更得擅川澤山林之利，富擬王侯，貧者既疲於租稅，其或耕右之地，見稅十五，故常衣牛衣，而食犬彘之食，大地主於是乎起，農民亦因是而困。漢景接秦之敝，文帝用賈誼重農之說，始開藉田，躬耕以勸百姓。並施行重農抑商政策，方減輕田賦，一方重課商稅。及至景武從蠶醋貴粟之說，又驅游民使歸於農，設爲田畯之官，監民田之事，獎民勞動，有如今日美國農業賞罰之規定；一方准入粟以拜爵除罪，使富者不

至太富，一方減免田租，以輕人民之負擔，此亦防止貧富懸殊的治標辦法。武帝從董仲舒之議，遣謁者勸種宿麥，晚年封田千秋爲富民侯，使趙過爲搜粟都尉，凡此皆重農之實事，抑亦獎勵生產，而求勞資之調協也。又其時鹽鐵等業，均由國家收而辦理，主張每民賜田三十畝，凡此皆可謂井田制度之遺意，亦卽社會主義之萌芽。

至新莽柄政，主張土地國有，實行均產廢奴政策；此種新政之頒布，着重民生經濟，頗含有社會政策意味。所設「司市」「泉府」「五均」等官，司市是由政府劃定物價，以爲市價標準。「泉府」也稱「錢府」，是由政府借貸給貧民，以減輕所負擔之利息。「五均」是「六筭」之一，贍餘貨物，由政府用平價收買，如貨物因需要而漲價，則又用平價出售，使人民不受商人剝削。「六筭」是由政府經營重要生產事業，以免私人壟斷；其事業爲鹽，鐵，酒，銅冶，名山大澤，五均賒貸。至於均田廢奴政策，即將民田收沒，更名王田；所蓄之奴婢，都不許買賣。如男丁不滿八口，而私田多於一井，亦將其餘歸諸族黨鄉里；男丁屆受田之期，而未有田可耕者，依照限制給田。人民敢有非議井田聖制者，則依法治罪。是則其政治策略，實含有絕大之價值，而財產國有制度新莽實爲卓絕之實行家。

總之：財產國有，資由公給；勞動所生之物產，歸勞動者享有，作爲個人及其應養育親

屬之生活費用，與保護進化互助上負擔之用。能勞動之人，須人人勞動；能力大而知識大者，則生產多而享有亦多，能力小而知識小者，生產少而享有亦少；各個人之勞動能力不同，其勞動結果當然亦不同，而享有美劣自有異矣。是則吾國古時制度之優越，而今日欲求勞資調協者，所當借爲資鑒的。以上略就古籍中，加以說明，至於發揮光大，博採反約，則是諸生退後自習的責任，至鄙人一片空話，諸生或亦未能曲達也。

講學錄

八

諸子言氣不言氣的分別

劉永德 筆記

(一) 引言

今天講諸子言氣與不言氣的分別，這個題目說起來，枝葉牽連，縱橫連貫，可以包括吾國古來聖賢所謂身心性命之學，和氣質情意之說，即近世東西洋各國所研究的心理學，也有藕絲難斷的關係，所以姑且劃分範圍，縮小局域，單說諸子言氣和不言氣，略分別以爲諸生探討的門經。

原來人類所以爲萬物之靈，能以戰勝他物，利用羣象者；就是因爲知識——思想——發達的緣故，這知識究竟是從心上發生出來，或者是從腦部發生出來的，東西學者的說法，各不相同，即在吾國亦古今異言，考之吾國古籍，信而有徵者，厥爲古時六書——象形字的囟，據說文說：「囟，頭會憊蓋也。象形」1、段氏解字注內則正義引此云，囟，其字象小兒腦，不合也，北人猶言未週歲的小兒前腦曰囟門，是其遺音，用意尚有存留。又吾國之思字據說文「思慮也，从心从囟」其意即「自囟至心，如絲相貫不絕也」，而囟與思兩字之音又爲雙聲，且北人燒坑走烟的地方，亦名爲囟，因古人家常燒火，其囟多在屋頂，可知吾國自造字以來，

及周秦諸子，無不以知識——思想——由腦神經爲出發點，及至宋明學者，始不主張在心。近代科學家與哲學家，亦不承認人類的思想與知識發源于心。但是人類對某事要躬行實踐，細細得澈底研究去，却是自心至心，如絲相貫不絕的，離開心，却是不行的。

至於心的意義，古今說法不一。孟子說：『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』我們從反面來說；也就是：『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』再進一步說：仁者爲天地立心，萬物立命，人爲天地的一心，仁爲人的心，即所謂仁義禮智的事實，都是從仁心發動出來的。所以桃李有仁，就有生機，麻木不仁，即形枯槁。至於非仁，非義，非禮，非智，無一不是其心發動的現象。現在歸納說來，這都是從心出發來的，也未嘗不可。如近世教育家所主張的智育，體育，德育，我們再將分析起來可以作如下的開釋：

智育：屬於心的作用。

體育：屬於氣的作用。

德育：屬於一半腦思與一半氣的作用。

所以吾人知道哲學家愛因斯坦，發明「相對論」，與物理學家奈端發明「三定律」諸科學

，都是善用腦思的收穫。若除去他們的腦思，便同普通人是一般的了。諸君對此嚴格分割認識清楚，然後我們「言歸本傳」就題發揮，依次說來：

(一) 理氣

空氣是充塞空間的氣體。換句話說：人類生長地球，可知環繞地球的都是氣體，又名之爲大氣。這個東西，是由養氣與淡氣混合而成。但此外還雜有少許炭氣與水蒸氣以及其他的氣體。愈近地面，密度愈大，漸上漸薄。他的高度，沒有確定的數目；但依光線曲折之理，和那流星的位置推測去據大約在三百啓羅米突左右。

吾人在地球上生活，都知道空氣是剎那間不可離開的東西。如同魚在水中生活，水却是須臾不可離開的東西，離開了便要死亡。空氣這個東西，雖瞧之不見，摸之不覺，然却絕不能謂之無形；所以沒有空氣的所在，叫做真空。因而敢說太陽系八大行星上若有空氣，必定就有人。

空氣受熱而漲，遇冷則縮。因漲縮的作用，流動而爲風。然與氣的現象不同，却不能混爲一談。所以空氣是天地自然之氣，又名之爲「雰圉氣。」

黃帝素問一書，內載岐伯言：『地者大氣舉之，氣外無殼，其氣散，氣外有殼，此殼何諸子言氣不言氣的分別』

依？」是對於氣和地殼的見到。至宋朱熹氏，亦討論地外若無殼，地便不能存在，而有掉落的危險，但不知殼外又有何物？至於空間所有之東西南北的方向，是指位置而不得已的命名，實在是無東無西無南無北的。

擴大說來：就是聲光化電等科學的原理，亦很有不少的發見。如莊子有言：『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。』這話的意思，是說樹上有一個窟窿，窟窿的虛處即是真空，一經颳風，便颼颼然的發出聲音，可謂天地自然之音。這不是知有空氣的話嗎？

又如吾人感受風寒諸病，醫者拿一火罐，先以燃料置諸罐中，使罐中起燃化作用，速合於患處，離手而不掉。這個理由，亦是用火將罐內空氣逐去，利用真空極好的証明。由以上援引古籍所載，關於空氣的說明和解釋，又知吾國古代大思想大發明家，亦不時產生，而對於空氣的說法，也各有其獨到的見解，其聰明才力，並不亞於西東學者。惜乎後世未能加以精密的研究，繼續增高耳！

(三) 周秦諸子

我國在周末秦初的時代，天下大亂，兵戈相尋，一切的傳統的道德與思想，都已失却其本來的權盛，政治上社會上的紛紜，達於極點。於是諸子百家各以其術爭鳴於當時，所謂哲

學思想與政治言論，便應運而生。現在將其中的：諸子、兵書、數術、方技、四略都歸在子部。四部之中，子書佔了六分之四，諸子學術的發達，可想而知。今推爲中國學術的黃金時代，實非虛語。茲惟就氣的問題，分別略述如左：

甲、道家：講修煉營養。

乙、儒家：講涵養修持。

丙、數術及方技家：講符咒鬼神。

時人章太炎氏，謂周秦諸大哲皆不言氣，吾人平心而論，謂老莊不大重氣，固有相當的理由，若說他們一點也不講便不免有些太過。老子說：『天地之道，其猶臺榭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』這話的意思，就是說天地構造的大道，有如『風匣』，或如『笛管』，亦可稱爲『皮口袋』。我人曉得『風匣』的所以可生風，是在匣中機關的推進與拉退，而所起的作用。其推進正爲得是拉退，而拉退，則又爲得是推進，來而復往，往而復來。由此可見宇宙間一切的現象，都由推拉往復等循環而生進化，現在結的果，是過去種的因，而現在結得果，便又作將來結果的因了。果爲因而結，因爲果而生，因卽果，果卽因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是聯繫矛盾的定律。老子又云：『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。』莊子云：『伏羲得之，以襲氣母，此數

子的說法，雖有不同，實則辭異而義同。又人類的生成，是以氣與血爲要素。天地有氣，故萬物生。老莊得天地之正氣，故爲千古之哲人。主觀用氣，客觀用智，又如科學家奈端，賦有絕頂的聰明，其爲大小二貓置洞，以備出入，竟置下大小兩個洞，却忘了大貓能出入的洞，小貓亦能出入的道理。又一次煮鷄子看時刻，竟將時錶放在鍋內。諸如此類的事實，如不養氣，雖有聰明的才智，亦與常人沒有二樣。此奈端終於爲近世之科學家也。

老子說：『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？』列子問關尹：『何爲至人？』

『曰：『是純氣之守也。』莊子說：『真人之息也以踵，衆人之息也以喉』，又曰：『其息深。』由此可見，養氣的程度，常人在喉，易受外物之搖動，其氣浮。至人通於足跟，不易搖動，其氣沉。俗謂勸人息怒名叫下氣，下氣卽沈氣的意思。又吾人對某問題有所發明，謂之心得；殊不知此爲大誤，乃腦得，非心得。心得祇可益已而受用，腦得則可益人而世用。近世名也多謂人能作好文章，便爲有道之士，這話大有研究的餘地。凡人發生疾病，在上部則較易愈，在下部則較難愈。參同契一書，對這個問題，講得很是明瞭；爲醫學家，生理學家必須研究的良本。古之學仙者，必養氣於丹田，爲唯一大道。華陀謂：『吐故納新，即可益壽。』其與今日呼吸新空氣，爲強身的良法，本是一理。可見吾國對於此理，早已發明，